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person walking away from the camera on a wet, reflective street. The person is holding a large, dark umbrella. The street is lined with buildings on the left, and the background is hazy with distant lights.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atmospheric.

EL JUEGO
DEL ÁNGEL

天使游戏

〔西班牙〕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魏然 译

南海出版公司

**EL JUEGO
DEL ÁNGEL**



天使游戏

〔西班牙〕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魏然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游戏 / [西] 萨丰著; 魏然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0.1

ISBN 978-7-5442-4648-4

I. ①天… II. ①萨…②魏…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82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314

EL JUEGO DEL ÁNGEL by Carlos Ruiz Zafón

Copyright © Dragonworks S.L.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ragonworks S.L. c/o Antonia Kerriga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TIANSHI YOUXI

天使游戏

作 者	[西班牙] 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译 者	魏 然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任国芳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 张	15
字 数	425 千
开 本	890 毫米×1280 毫米 1/32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648-4
定 价	29.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幕	诅咒之城	1
第二幕	永恒之光	133
第三幕	天使游戏	345
尾 声	1945年	459

THE WICKED WEDDING

第一幕 诅咒之城

一个作家永远不会忘记，他初次用小说换来几枚硬币或一声赞誉的时刻。他也永远不会忘记，彼刻虚荣像甜美的毒药般奔流于血液中的感受。他坚信，倘若没有人发现他缺乏才气，文学之梦将为他带来头顶的屋瓦和温热的晚餐，而且，他还奢望名字会印在一页微不足道的纸上，那一页注定比他活得长久。一个作家注定要记得那一刻，因为从那时起，他便迷失了自我，他的灵魂也因此有了价码。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那遥远的一天，我的第一次悄然来临。那时候我十七岁，在《工业之声》报社打工。报社曾经红火一时，后来却日渐萧条，在一栋兽穴般的建筑里苦苦挣扎。那儿原先是硫酸工厂，墙上至今还不时渗出腐蚀性的气体，啃噬家具与衣装，耗损人们的精神，连鞋底也不放过。报社大楼在矗立着无数天使雕像与十字架的新村墓园后面，同墓园锯齿般的剪影融于一处。更远处，数以百计的烟囱和工厂建筑刺破天际，红黑两色晕染出巴塞罗那永恒的黄昏。

那一晚，我命运的轨迹彻底改变了。报社副主编巴希里奥·莫拉加斯特意在下班前一刻叫住我。他的房间在编辑部最深处，那里既是他的办公室，又是编辑聚在一起抽雪茄的吸烟室。巴希里奥面目凶恶，长着树丛一般的浓密胡须。他最痛恨过度修饰的文风，认为滥用副词和形容词的必定是堕落之徒，而且缺乏维生素。他要是发现哪位编辑欣赏浮夸文风，就把这个家伙发配去编三个星期的讣闻版。倘若这人又犯了老毛病，巴希里奥就送他去打杂，永世不得翻身。我们都怕他，他很清楚。

“巴希里奥先生，您叫我吗？”我怯生生地问。

副主编瞥了我一眼。我走进办公室，马上闻到一股汗臭，紧接着一阵烟雾扑面而来。巴希里奥完全忽视我的存在，手中握着一支红铅笔，继续

校阅写字台上的一篇文章。有几分钟，副主编先是大修大改，仿佛机枪扫射般砍去些段落，接着勾勾画画，还不时念叨几声，仿佛我根本不在这儿。我不知所措，碰巧看到墙边靠着把椅子，就伸手去拉。

“谁告诉你可以坐下了？”巴希里奥嘟哝道，目光并没有从文稿上移开。

我倏地直起身，屏住呼吸。副主编叹了口气，放下红铅笔，靠在椅背上，审视着我，好像在察看一件不中用的废旧物品。

“他们说你能写点东西，马丁。”

我紧张地咽口唾沫，一开口，嘴里却冒出一串荒唐话：

“写一点，是啊，我也不知道。我想说，嗯，对了，我是写……”

“我希望你写得比你说得好。嗯，你写些什么呢？如果你不嫌我的问题太多。”

“侦探小说。我更喜欢……”

“我明白了。”

巴希里奥打量我的目光让我感到自己一文不值。如果告诉他，我热衷的事是捏制耶稣马槽降生图中的小塑像，或许可以激起他三倍的兴趣。

他又叹了口气，耸了耸肩膀。

“维达尔说，你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挺出色的。当然了，我们这个地方谈不上什么竞争，也用不着表现得多么突出。不过，维达尔说你还不错。”

佩德罗·维达尔是《工业之声》的名笔。他每周撰写一篇专栏文章，报道犯罪事件，整版唯有这个部分值得一读。他还是十几部惊险小说的作者，专讲拉瓦尔区匪帮和上流社会贵妇的艳情故事，着实吸引了一批读者。维达尔永远身着没有瑕疵的丝质西装外套，穿着光可鉴人的意大利软帮皮鞋，颇有点明星的仪容与风范。他的发型总是纤毫不乱，唇髭修剪齐整，笑容平易近人、大方爽朗，只有那些身心愉悦、与世无争的人才会露出这样的微笑。他出身于一个从美洲归来的显赫家族。这个家族在西印度群岛靠蔗糖生意积累了丰厚家底，然后返回巴塞罗那，一口咬定城市电力工程这块肥厚的鲜肉。他的父亲是报社最大的股东。维达尔先生把编辑部当作

游乐场，在这里排解心中的烦闷，因为他一生中从没有为了生活工作过一天。他全然不在乎报社持续亏损，每天都在烧钱，正像巴塞罗那大街上日益增多的新款轿车，每天来来往往不过是在烧油。凭借众多的贵族封号，维达尔王朝醉心于收购银行，聚敛地产。在新城区，其地产堪比小型王国。

我不敢把手稿给别人看，佩德罗·维达尔是第一个看见的人。那时我几乎还是孩子，在编辑部里跑跑腿，给大家买咖啡和香烟。维达尔总是抽出时间读我的文章，给我很好的建议。后来，他请我当助手，负责把他的文章打出来。他曾说，如果我想把命运押在文学创作这场俄罗斯轮盘赌上，他很愿意帮忙，指点我最初的几步路怎么走。他倒是没有食言，所以我被扔到地狱三头狗巴希里奥的魔爪下了。

“维达尔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还相信那套跟西班牙精神相反的传说，像什么精英治国论啊，把机会让给理应享有的人啊，不能靠关系谋职啊。仗着万贯家财，他倒是悠闲自得，与世无争。要是他能把花不完的钱分给我，哪怕只给我百分之一，我早就去写十四行诗了。小鸟也会飞落在我的手掌上，安然啄食，为我的善良和魅力着迷。”

“维达尔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抗议道。

“还不止呢！维达尔可是个圣徒。虽然你看起来一副肮脏邋遢的模样，可是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我耳边絮叨，说编辑部的小伙子有多聪明多勤快，说得我头晕脑涨。他知道，说到底我是个心软的人。况且他还许诺，如果我给你这个机会，他就送我一盒哈瓦那雪茄。他这么说了，我就好比看见了摩西走下西奈山，手里拿着石板，帽子上显露出真理来。好吧，言归正传，今天是圣诞节，而且我希望你的朋友能安静一下，所以给你一次上台的机会，你可要像个英雄一样顶住风浪啊。”

“真是太感谢您了，巴希里奥先生。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

“小子，话别接得太快。我问你：有人写文章滥用形容词和副词，你有什么看法？”

“这是一种罪行，《刑法》里应该加上这一条！”我回答道，像个刚刚皈依、信仰坚定的教徒。

巴希里奥点头赞许，表明我通过了考核。

“说得不错，马丁。这个规矩你心里很清楚。凡是能留在我们编辑部的人，心里都装着规矩，而不是迷信规则。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坐下来仔细听好，我不会讲第二遍。”

计划是这样的：出于巴希里奥以为不必深究的种种原因，周日版副刊的封底故事在最后时刻被拿下了。以往，封底都有一篇小说或游记。这周本想刊登一篇关于爱国情操的故事，讲述中世纪加泰罗尼亚骑士的丰功伟业和火样热情，颂扬战士们从圣地直到约布雷加特三角洲，拯救太阳下的一切美好事物。令人遗憾，这篇文章没能及时写完。不过我怀疑巴希里奥也不是真心想刊发它。离截稿只剩下六个钟头了，可是除了刊登一整页广告，推销一种具有丰臀功效、能消除黄油副作用的鲸鱼骨紧身衣，仍然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写出文章救急。编辑部决心在报社上下募集文学才俊。为了补上封底的“天窗”，得写出一篇占四个版面的文章，而且要饱含人文主义情怀，以慰各个阶层的忠实读者。推举出来的才俊共有十位，毫无疑问，里面肯定不会有我的名字。

“马丁，我的朋友，事有凑巧，从在编人员里选出来的勇士们，没有一位正在这儿，或是能尽快联系上。面对眼前这场灾难，我决定让你来拿主意。”

“您可以信任我。”

“五页稿纸，两倍行距，六个小时内交稿，爱伦·坡先生，我只信任这个。给我一个故事，不要祈祷文。我要是想听布道，就去听午夜弥撒了。给我一个故事，以前我没读过的。要是我读过的，就要写得出色、讲得精彩，别叫我看出来。”

我正准备出门，巴希里奥站起来，绕过写字台，将粗大而沉重的手掌拍在我肩上——重得像铁砧。我从近处看去，发现他的双眼正朝着我微笑。

“如果小说还说得过去，我给你十个比塞塔^①。如果写得精彩，我们的读者也喜欢，我就继续发表你的小说。”

^①比塞塔，西班牙旧时法定货币，于2002年停止使用。

“您还有什么指示吗，巴希里奥先生？”我问道。

“有。别叫我失望。”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我陷入极度的亢奋。我在编辑部中央的桌子前坐定，这是为维达尔留的位置，他有兴致时会来办公室小坐。大厅里空荡荡的，黑暗的房间中烟幕交织，怕是刚点过一万支香烟。我闭上双眼，心中浮现出这样的意象：雨中的巴塞罗那，黑云之阵笼罩城市，一个男人在街巷的阴影间疾走，手上沾着鲜血，眼里藏着秘密。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在躲避些什么，但是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他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我让一页稿纸滑入打字机的辊筒，马上开始写作，试图紧紧抓住每缕思绪。我同每一个词语战斗，同每一个短句战斗，同每一种表达战斗，以至于同每一个意象与字母决战，仿佛那将是我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每一行文字，我都反复打磨，似乎我的生命维系于此。斟酌一番字句，我再重新写过。只有不间断的键盘敲击声整夜陪伴着我，它激起阵阵回响，又消隐在大厅的阴影深处。墙上的巨钟分分秒秒地走过，耗尽光阴，直到天明。

将近清晨六点，我从打字机上取下最后一页稿纸，深呼了一口气，似乎已被击垮，大脑里藏着一个蜂巢。我听到了巴希里奥迟缓而沉重的脚步声。他刚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稳步走出办公室。我拿起那几页稿纸交到他手中，却不敢承接他的目光。巴希里奥在邻近的桌旁坐下，打开一盏小台灯，目光在手稿上游移，脸上没有显露一丝痕迹。接着，他把手里的烟放在桌沿，看了看我，高声朗读第一句：

“夜幕降临城市，街巷中弥散着火药的味道，那仿佛诅咒的气息。”

巴希里奥瞥了我一眼。我不禁露出自我保护式的笑容，好像所有的牙齿都亮出来了。他没有再说什么，拿着我的小说走开了。看着他走远，走进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我还呆立在原地，仿佛变成了石头，不知是该拔腿跑开还是等待死刑判决。十分钟之后——对我来说几乎像十年——

副主编办公室的门开了，巴希里奥雷鸣般的声音，整个编辑部都能听见。

“马丁，劳驾你来一下。”

我拖着步子走向办公室，尽可能放慢步伐。最后没办法了，我才仰起脸注视着他。巴希里奥正捏着那支令人恐惧的红铅笔，冷冷地看着我。我要咽口水，可嘴里是干的。他拿起稿纸交到我手中。我握着手稿转身，径直冲向门口，想尽快离开。同时，我告诉自己，在哥伦布饭店门廊下当个擦鞋童，我还是能行的。

“把它拿到楼下车间，让他们把文章排进铅版。”那个声音在我身后说。

我转过身，这肯定是个残忍的玩笑。但巴希里奥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数出十个比塞塔，放在桌上。

“这是你的。我建议你拿去买件新外套。四年前我就看见你穿着这件衣服，到现在还大着六个尺码呢。如果你愿意，就去找潘达雷昂尼先生吧。他的裁缝店在埃斯古德耶尔街，告诉他是我叫你去的。他会关照你。”

“非常感谢您，巴希里奥先生。我这就去。”

“还有，再准备这样一篇故事，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别让我觉得沉闷。看看那篇小说里能不能少死几个人。现在的读者喜欢那种无聊的结局，什么伟大的人类灵魂战胜了厄运之类的蠢话。”

“明白了，巴希里奥先生。”

副主编点点头，向我伸出手。我握了握那只手。

“干得漂亮，马丁。星期一我希望看到你坐在胡塞达的位子上，那张桌子现在归你了。我要把你安排在社会版。”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是啊，你不会让我失望，却会把我一脚踢开，那是早晚的事儿。而且你就该这么做，因为你不是记者，也绝对成不了记者。不过，你现在也算不上侦探小说家，就算你自以为是这么回事。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吧，我们会教你点东西，绝对用得着。”

这一刻，我彻底卸下了戒备，心底充满了感激，真想拥抱眼前这个大块头。但巴希里奥转瞬又戴上了凶恶的面具，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指了

指门口。

“得了，别装腔作势了。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出去吧。还有，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走进编辑部，头一次坐在自己的写字台边。我发现，桌上有一枚粗糙的灰色信封，封口处绕着绳结，上面印了我的名字，用的正是多年来我打字时使用的字体。我揭开信封，里面装着加了框的周日副刊的封底。有人在我的小说上画出了标记。旁边有一行留言：

“这仅仅是个开端。十年后，我是学徒，而你是大师。你的挚友与同事，佩德罗·维达尔。”

2

我的文学首演经历了火的洗礼。巴希里奥果然信守诺言，为我提供机会，同意再发表一组篇幅相近的小说。不久后，编辑部做出决定，鉴于我的事业发展迅速，他们每周都会发表一篇我的作品，只要我还在编辑部担任从前的工作，领取同样的工资。我虽然精疲力竭，虚荣心却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每天我都伏案疾书，修改同事们的文稿，不停地撰写新闻报道和犯罪事件，为的是给晚上腾出时间，一个人待在编辑部创作连载小说。其实，我早已在想象中把玩这些故事了。小说的名字叫《巴塞罗纳的秘密》，略带拜占庭风格，也有点歌剧的影子。毫不脸红地说，小说带着大仲马和斯托克^①的风格，还模仿了不少欧仁·苏^②和费瓦^③。虽然每晚只睡三个小时，

①斯托克(1847-1912)，爱尔兰作家，代表作为哥特风格小说《德古拉》。

②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以描绘城市生活阴暗面的长篇小说著称，代表作为《巴黎的秘密》。

③此处的费瓦，当指费瓦父子中的父亲保罗·费瓦(1816-1887)，法国小说家、剧作家，1844年曾出版《伦敦的秘密》，创作过吸血鬼系列小说，也被誉为现代侦探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我居然还容光焕发，仿佛我是个吸血鬼，每夜在棺材里安眠。维达尔从来没见过这样与肠胃无关，而是不断吞噬自身的饥饿。他觉得我是在燃烧自己的脑子，照这样下去，到不了二十岁，我就得筹备自己的葬礼了。对于我的勤奋，巴希里奥则不以为然，他有另一套看法。发表每一章我的小说，他都显得极为勉强，我的作品让他恼火。他以为这些文字纯粹是无病呻吟，我浪费才华捏造情节和故事，文学品位可疑，实在是没有出息。

《巴塞罗那的秘密》创造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明星角色。这位女主角是一个十七岁的作家能想象出的最有魅力的“蛇蝎美人”——珂洛伊·佩曼耶尔，女吸血鬼中的黑暗公主。她极为精明，甚至可说是狡诈。平日，她总是身着惹火而纤巧的紧身衣，陪伴在神秘人物——巴尔塔沙·莫雷尔身旁，既是他的情人，也是他的助手。巴尔塔沙是地下世界的主宰，他的地下寓所中居住着机械人，藏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圣物，出口连着一一条隐秘通道，一直延伸到哥特区的墓穴。珂洛伊总是先引诱她的牺牲品，在他面前跳起催眠之舞，慢慢褪去衣装，然后亲吻她的猎物，而她的红唇上早已涂抹了剧毒。猎物沾染上唇膏，不知不觉全身肌肉已经麻痹。她凝望着猎物的双眼，看他们渐渐窒息，安静地死去。每次狩猎前，珂洛伊必先饮下一杯掺着解药的陈年堂培里依香槟。珂洛伊与巴尔塔沙有自己的荣誉法则：仅仅清理那些社会渣滓，为世界除掉嗜杀成性的歹徒、卑鄙小人、伪君子、狂热分子，还有种种的痴愚者——他们盗用各式旗号，假借各种神明，以语言、种族或其他昏话为名，给他人带来无穷且无谓的灾难，其实不过是掩饰自己的贪婪与卑劣。在我看来，这两人是桀骜不驯的英雄，就像每一位真正的英雄。

巴希里奥的文学趣味已被定位于西班牙黄金时代诗歌的水平，这些故事在他看来是通篇胡说八道。但读者反响良好，况且不管怎么说，他对我有些好感，因此原谅了我笔下的荒诞无稽，将之归结为青年人的狂热。

“马丁，你的热情可比你的文学趣味强多了。这种折磨你的病有个名字，叫作‘恐怖剧场’^①。这种病对小说创作的作用，和梅毒对私处的作用差不多。

①恐怖剧场，指着重表现暴力与恐怖的木偶剧，19世纪流行于巴黎坊间。

刚得病的时候，你可能还觉得挺快活，但以后就只能走下坡路了。你应该多读点经典文学，至少也得看看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①的作品，让你的文学抱负有点长进。”

“可读者们还是挺喜欢我的小说。”我辩白道。

“那可不是你的功绩。感谢你的竞争对手吧，他们都太差劲了，还喜欢卖弄词藻，描写一头驴怎么变得神经紧张都得浪费一段话。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谨慎一点？别把禁果一次吃个精光啊。”

我连忙装出懊悔莫及的样子，心里却在偷偷抚弄那个禁忌的词：恐怖剧场。我暗暗对自己说，不管如何，我必须成功，虽然有些轻浮无聊，但这样才能捍卫这个名词的荣耀。

我自以为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人，却突然发现许多同僚都显得愤愤不平。他们接受不了，一个一向是编辑部吉祥物的毛头小子，居然在文学世界里闯出了点名堂，而这些年来，他们的文学梦依然在灰暗而可悲的地狱边缘徘徊不前，愈加黯淡。读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那几篇不太成熟的故事，它们激发的热情远胜于报社二十年间刊登的其他内容所激发的。这个事实只能叫我的同事们更加气恼。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我原来看作亲人的同事们变成了充满义愤的陪审团，这时我才看出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多大伤害。他们不和我打招呼，拒绝和我交谈，在背后恶语中伤，极尽挖苦与贬低之能事，以排解心中的愤恨。我的好运实在难以自圆其说，他们便将一切归因于佩德罗·维达尔的帮助，归因于读者的愚蠢，归因于那尽人皆知的信条：倘若有人在任何职位上取得了成功，那就不容辩驳地证明了此人缺乏技艺、全无功劳。

这种意想不到的转变很可能是不祥之兆。维达尔试图鼓励我，我却疑虑重重，估计自己留在编辑部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①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西班牙19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代表作有历史小说《民族轶事》，小说《悲翡达夫人》、《福尔图纳塔和哈辛塔》等。

“嫉妒是平庸者的宗教，因为妒恨可以给他们带来慰藉，平复那种啃咬内心的焦虑。然而最终，嫉妒会侵蚀他们的灵魂，纵容他们的卑劣与贪婪，甚至让他们相信这两种可鄙品性正是美德，而且天堂的大门只会为他们敞开。终其一生，这些家伙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盘算毫无新意，净想着怎样贬低与排斥他人，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要消灭他人，那仅仅是因为别人的存在妨碍了他们。这愈加证明他们的灵魂、头脑和内心是多么贫穷。遭受众愚人羞辱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的灵魂永远不会和蠢笨者为伍。”

“阿门，”巴希里奥点头称赞，“如果您不是生在富贵人家，那真该当个神甫或革命家。就凭刚才那篇布道辞，主教也得跪下来在您面前忏悔。”

“好吧，您两位就开玩笑吧。”我抗议道，“可是那些家伙眼里容不下的是我啊。”

虽然我的成功招惹了无数人的妒恨与怀疑，但说来可悲，我空有流行作家的名声，挣得的工资却仅够维持生计，多买几本书——虽然我也没时间阅读，勉强在公主街旁的窄巷中租下膳宿公寓的一间陋室。公寓的老板娘是位虔敬的加利西亚妇人，人家都唤她卡门太太。卡门太太总是告诫众人要谨慎行事，她每个月都给房客们换一次床单，还建议房客们不要屈从于手淫的诱惑，也不要穿着脏衣服钻进被窝。她没必要警告我们不能在房间里嫖妓，因为巴塞罗那不会有哪个女人愿意钻进这个可怜的穷窝，哪怕以死相要挟。在这里，我领悟到一个人可能会忽略生活中的一切，首先是忽略恶劣的气味。如果说这儿还能带来些启示，那便是绝对不要死在这种地方。在情绪低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我告诉自己，如果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在染上肺结核前离开这个鬼地方，那一定是文学了。要是它会刺痛人们的灵魂和私处，用砖块蹭蹭那些地方就行了。

每个星期天，到了望弥撒的时候，卡门太太就出门去朝拜她至高无上

的主。房客们趁着她不在家，聚集到最年长者的房间里。这个家伙名叫埃利奥多罗，年轻时的志向是当斗牛士，后来仅仅成了一位自封的斗牛批评家，他的职务是负责打扫莫努门塔尔斗牛场朝阳看台的小便池。

“斗牛艺术已经死亡了，”他高声宣扬，“现在的斗牛只不过是一宗买卖，由一帮贪婪的经纪人和没有灵魂的斗牛士把持。观众们太无知了，根本辨别不出好坏。现在的斗牛都是演给庸人看的，地道的刺杀动作只有行家才能欣赏。”

“哎呀，要是您能够一试身手，埃利奥多罗先生，那就大不一样了！”

“在这个国家里，爬到上头的全是些无能之辈！”

“谁说不是呢！”

听完埃利奥多罗每周一次的训道，接下来就是娱乐时间。我们这些房客都挤在他房间的窗台上，像打成一捆的香肠，从透气窗偷看和偷听一位女邻居的动静。她叫玛露希塔，就住在对面那栋房子里，诨名“辣姐”，因为她的言谈实在劲爆，而且落落大方，时不时给我们上堂生理课。玛露希塔平日在二流旅馆擦地板糊口，但是一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她就腾出时间接待在神学院读书的男朋友。这位神学院的学生从曼雷萨搭火车来看望她，带着无限的精力与热情来学习罪恶的知识。这个星期天，我们挤在窗前，巴望着欣赏玛露希塔的丰臀，哪怕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现。众人都渴望看到她摆动身体，肥臀像复活节的圆糕饼一样，贴在通风口的玻璃上。这时候，门铃响了。没人愿意去开门，因为没人愿意失去位置，错过精彩的演出。最后，我只好放弃和大家一同观看表演，站起身去开门。门开了，我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这完全不该出现在如此破落的门前。风采十足、体态优雅的佩德罗·维达尔，身着意大利丝质外套，站在楼梯间朝我微笑。

“原来这里也装了电灯。”他说道，不等我邀请就径直走进门。

维达尔停下来，打量了一下起居室，这里兼作餐厅与会客室。他叹了口气，露出厌恶的神情。

“不如直接到我房间吧。”我提议。